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吕章申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宏钧 朱凤瀚 孙 机 苏东海 李伯谦 李学勤
沈 鹏 夏燕月 宿 白 郭德宏 靳尚谊 潘震宙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白云涛 吕章申 刘 罡 李维明 张 威 陈履生
陈成军 杨 林 铁付德 黄振春 黄燕生 曹欣欣
谢小铨 潘 路 戴向明

主 编 吕章申

副 主 编 陈履生

编辑部主任 白云涛 李维明

设计总监 吕敬人

编 辑 丁鹏勃 马玉梅 冯 峰 刘建美 宋亚文

李守义 李冠燕 高 翠 崔名芳 霍宏伟

翻 译 夏美芳

发 行 赵鸿树

装帧设计 焦 岩

主 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主 办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辑 出 版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

编辑部电话 010-65119503 65119505

电 子 邮 箱 guankan@chnmuseum.cn

网 址 www.chnmuseum.cn

地 址 北京东长安街16号中国国家博物馆

邮 政 编 码 100006

制 版 中印集团数字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中印集团数字印务有限公司

订 购 电 话 010-65119510

国内邮发代号 2-229

国外总发行处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5-1639

国内统一刊号 CN 10-1005/K

定价: 人民币 28.00 元

声 明:

1. 本刊著作权所有, 未经本刊同意, 不得转载。
2. 凡向本刊投稿, 即视为授权本刊, 并包括本刊关联的出版物、网站及其他合作出版物和网站。本刊有权对稿件删节、修改。如有异议, 请在投稿时声明。
3. 所有稿件均为署名的著作权人独创, 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或其他权利; 如有侵犯, 由稿件署名者负责。
4. 本刊中所登载的文、图稿件, 出于学术交流和传递信息之目的, 绝不意味着中国国家博物馆赞同其观点, 所有内容文责自负。
5. 如有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调换。

考古学研究

Archaeological Studies

山西晋中发现金代正大五年墓

A 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f a Jin Dynasty Tomb Found in Jinzhong

王 俊 闫 震 / Wang Jun & Yan Zhen 006

江西乐平南窑窑址调查报告

Site of Nanyao Kilns in Jingdezhen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乐平市博物馆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景德镇

民窑博物馆 / Jiang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Leping

Museum, Jingdezhen Institute of Ceramic Archaeology, Jingdezhen Folk Kilns Museum 011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Ancient History and Antiquity Studies

金代吏员俸禄及相关问题研究

Salary of Petty Officials in Jin Dynasty and Related Issues

王 雷 吴炎亮 赵少军 / Wang Lei, Wu Yanliang, Zhao Shaojun 040

山东济南发现两合刘豫伪齐时期墓志

Two Epitaphs of Puppet Regime Qi Unearthed in Jinan

王兴华 张幼辉 郭俊峰 / Wang Xinghua, Zhang Youhui, Guo Junfeng 055

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

A Study of Yuan Dynasty Burial Objects from Luo-Wei Region in a Political-Cultural Perspective

袁 泉 / Yuan Quan 061

海外藏康熙《黄运两河全图》研究

Two Kangxi Versions of *Complete Map of Yellow River and Grand Canal* in Overseas Collection

席会东 / Xi Huidong 079

艺术史研究

Art History Studies

乾隆对颜真卿书迹的临摹和题跋

——以《石渠宝笈》著录为例

Qianlong Copying and Commenting on Yan Zhenqing: Examples in *Shi Qu Bao Ji*

梁 骥 / Liang Ji 090

敦煌吐蕃晚期《普贤行愿图》、《普贤并万菩萨化现图》与相关问题研究

Dunhuang Murals from Late Tubo Period: *Samantabhadra Acting out Vows, Apparition of Samantabhadra and Ten Thousand Bodhisattvas* and Relevant Issues

王中旭 / Wang Zhongxu _____ 101

近现代史与文物研究
Modern History and Cultural Relics Studies

文庆与重用汉人之策

Wenqing and Policy of Promoting Han Officials

高中华 / Gao Zhonghua _____ 114

晚清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的创办及背景分析

Establishment of Yue Han Railway Co. in Late Qing Dynasty

黄家友 / Huang Jiayou _____ 120

方大曾的纪实摄影及其时代内涵

Fang Dazeng and His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杨红林 / Yang Honglin _____ 129

文物科技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nservation

洛阳唐代壁画墓出土彩绘陶俑的分析研究与保护修复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Restoration of Painted Pottery Figurines from a Tang Dynasty Mural Tomb in Luoyang

袁晓红 张治国 史家珍 王 炬 /
Yuan Xiaohong, Zhang Zhiguo, Shi Jiazhen, Wang Ju _____ 143

国博新闻
NMC News _____ 155

中国
国家博物馆
馆刊



ISSN 2095-1639



9 772095 163113

定价：人民币 28.00 元

Two Kangxi Versions of Complete Map of Yellow River and Grand Canal in Overseas Collection

海外藏康熙《黄运两河全图》研究

席会东 Xi Huidong

内容提要：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奎章阁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分别藏有一幅不具年代和作者、内容相似的《黄运两河全图》。两图在内容上描绘了康熙中期的黄、运两河大势，突出表现了江南黄河尾间河段和里下河段运河的水利工程，反映了康熙中期河督董安国的治河情形，补全了国内所藏康熙朝河渠水利图的缺环。形式上则继承了明代和清初将黄、运两河绘于一图之中的模式，反映了康熙朝河渠水利图的多样性，在清代地图史、水利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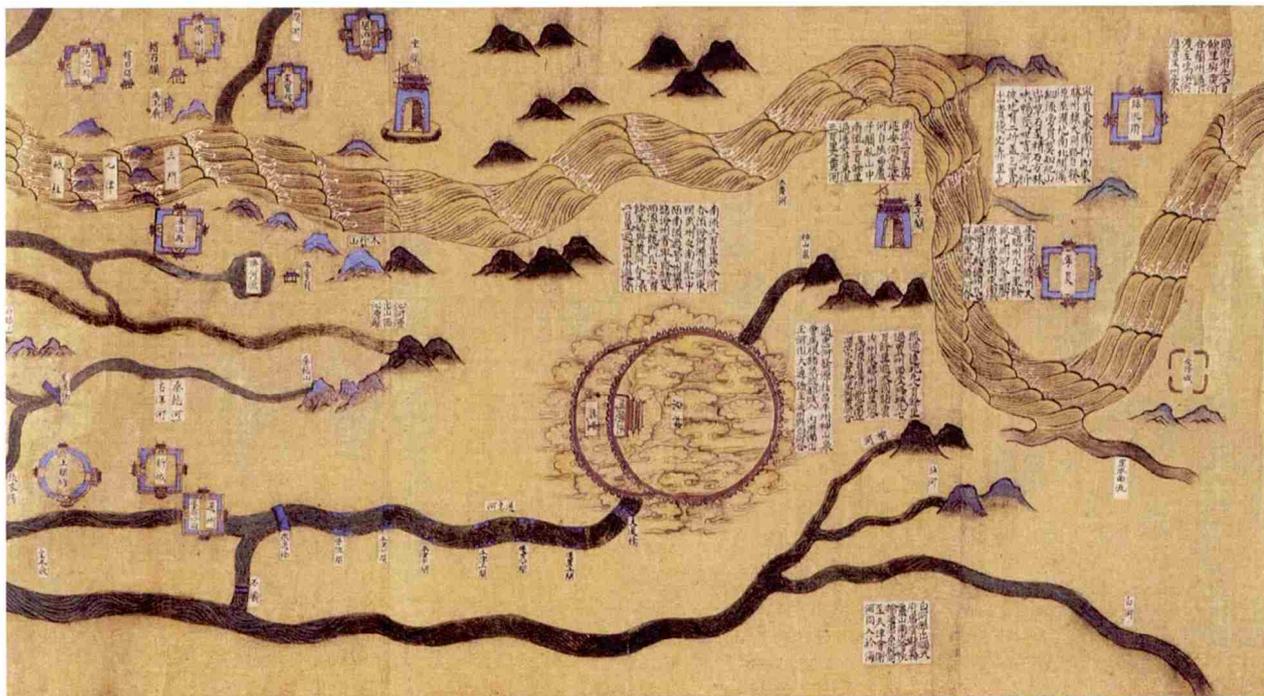
黄运两河全图 首尔大学奎章阁 法国国家图书馆 康熙朝 董安国

Abstract: The two identical versions of *Complete Map of Yellow River and Grand Canal* (anonymous, undated, handscroll, ink and colour on silk) in the Kyujanggak 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illustrat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on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Grand Canal during the term of Dong Anguo, Director General of Rivers, in the mid Kangxi reign, Qing dynasty. They give special importance to river project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The inclusion of both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Grand Canal within one map is typical for the Ming and early Qing cartography. These two maps are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cartography and water conservancy.

Key Words: *Complete Map of Yellow River and Grand Canal*; Kyujanggak 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Kangxi reign; Dong Anguo

黄河和京杭运河分别是清代最重要的自然河流和人工河流，治黄保运事关清朝漕运畅通与京师国库供给、沿黄数省财赋民生与社会稳定，是清朝国计与民生之所系；与之相应的黄、运河工是维系黄河安流、漕运畅通的国家重要工程，河政是清朝政府重要的施政内容。黄、运河图则是清代皇帝、朝臣与河臣沟通河务、治理河患、处理河政、修治河工的重要手段和依据，在清代河政史和水利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纵观整个清代，康熙朝是河渠水利图绘制和运用最为普遍的时期，该时期不少黄、运河图都是在康熙帝的授意下绘制的，这与康熙帝本人重视治河、六次南巡阅河、亲自参与治河密切相关。康熙朝的河渠水利图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靳辅、周洽绘制《黄河图》和《京杭运河图》以来^①，清代大型河渠水利图往往将黄、运两河分开绘制，以避免将两河并置一图导致变形



图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万历《河防一览图》山西段黄河与北京通州段运河并置情形

和失真。然而，两河并置一图的绘法并未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康熙中后期仍有一些大型河渠水利图继承明代潘季驯《河防一览图》（图一）和清初河图将黄运两河并置一图的绘法。这类舆图重点在于表现黄、运河大势并通过两河来勾勒全国的山川地理形势和政区疆界情形，而不注重对黄、运河具体水利工程的描绘。因为将两河并置一图的《黄运两河全图》表现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和政区大势，勾勒了中国的江山社稷情形，具有突出的政治象征意义和艺术价值，往往为国外的收藏者所珍视。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奎章阁(Kyujanggak 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简称 BnF)分别收藏有一幅《黄运两河全图》，正是此类舆图的典型代表。通过对两图的分析比较和考订，可以勾勒出此类舆图的绘制技法、表现内容特征以及绘制背景。

一 奎章阁藏《黄运两河全图》之内容与谱系

韩国首尔大学校图书馆所编订的《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著录有描绘中国的地图一幅，其文云：“唐画绢本中国地图，朝鲜金喜敏编，英祖四十一年（1765年），一张，彩色图，写本，250×357.4cm，张末：上之四十一年（1765年）乙酉春作帖，奎12167。”^[2] 奎章阁网站又进一步注明此图为：“1轴，彩色图，金喜敏编绘、画匠韩戊辰装裱的中国地图。”^[3] 该图卷首题“唐画绢本中国地图”，贴有签注“奎12167”编号，钤有朱文篆体“首尔大学校印玺”，卷尾有“金喜敏编绘、画匠韩戊辰装裱之中国地图”附记。图上不著绘制者和绘制年代，卷首和卷尾略有残破。图题“唐画绢本中国地图”的意思应该是中国人所画的绢本中国地图，但按照该图卷尾的附记和奎章阁的著录，此图则应该是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也即朝鲜英祖四十一年）朝鲜人金喜敏所编绘的中国总图，所以被现代韩国学者编入奎章阁所藏的韩国本目录而不是中国本目录

之中。从这幅编号为“奎 12167”的绢本彩绘舆图的实际内容来看，此图明显是一幅描绘康熙年间黄、运两河的河渠水利图，而不是中国疆域政区总图。而从图中山脉等地理要素的绘法来看，此图也不是由朝鲜画师绘制的，而应该是中国画师绘制的。因此，奎章阁及韩国相关学者对原图的著录和判断与该图的实际内容不相符合。根据图上所绘制的内容以及清代舆图的命名通例，此图应该定名为《黄运两河全图》较为妥当。

奎章阁所藏的《黄运两河全图》从右向左展开，全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涵盖范围右起江苏安东县黄河入海口，左至青海星宿海黄河河源；上自内蒙古黄河河套、燕山长城，下至福建、广东沿海地区。该图以中国传统形象画法，生动描绘了黄河全程、京杭运河全程的河道大势及沿岸、沿线的山川河流、水利工程、城镇村落等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图中着重表现河南武陟、荥泽至入海口段黄河两岸的堤防、埽铺、闸坝、引河等水利工程，重点描绘京杭大运河的山东运河段、里运河段（淮扬运河）和下河地区（高邮、宝应等七州县）地区的闸堰、月河等水利情形，并以文字注明重要水利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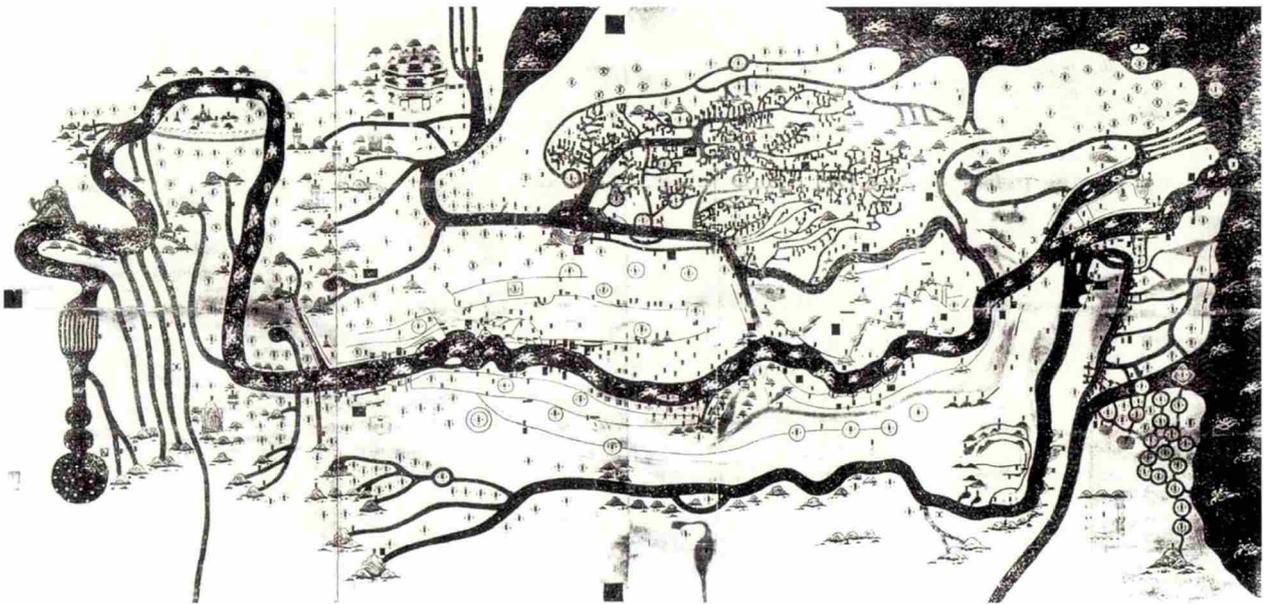
关于此图的绘制年代，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考订。首先，从政区和地名来看，图中的“宁鲁堡”、“杀虎堡”系从明代的“宁虏堡”和“杀胡堡”避讳改名而来，表明此图的绘制年代在清朝入关之后。图内所有地名如“真定府”、“仪真”中的“真”字均不因避讳而改名，因此此图应做于清雍正帝登基（1723年）之前；直隶宣化镇已标作“宣府”，而且不标延庆直隶州，说明此图表现的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以后的情况。但图中也出现了一些雍正朝之后的政区和地名，如河南“正阳县”，另有一些地名标注有误，如延安府下属的真宁县误作“真定县”，暗示此图有可能是雍正朝之后的摹绘之作。

其次，从图中所绘的水利工程来看，靳辅治河时所修的水利工程如中河等已经绘出，表明其绘制年代肯定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靳辅治河之后；图中的骆马湖十字河竹络坝已建，表明此图的绘制年代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之后，雍正初年之前^[4]；图中云梯关外的马家港开有引河，引黄河从南潮河入海，马家港段、时家马头段的黄河河道中分别绘有引河，实施裁弯取直工程，表明此图反映内容的年代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董安国在云梯关下马家港挑挖引河之后^[5]；马家港并未堵塞或淤垫，表明此图所表现的年代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张鹏翮堵塞马家港、拆除拦黄坝、康熙帝赐名“大通口”之前^[6]；图上的新中河尚未开凿，说明其表现内容的年代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于成龙开凿新中河之前^[7]。

再次，从绘制技法和风格来看，图上所有县级以上城镇均用不同级别的立体鸟瞰符号表示，河流用双细线，河堤为黑粗线，海面加绘水波纹，均为康熙年间的河渠水利图绘制风格。

总体来看，奎章阁藏《黄运两河全图》反映内容的年代在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三十八年之间，描绘的是康熙朝中期河道总督董安国和于成龙治河时期的水利工程情形。

从构图方式来看，奎章阁所藏《黄运两河全图》直接继承了清初河渠水利图的特征。最有代表性的清初舆图是原藏清内阁大库、后藏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的《黄河图》。王庸在其所编著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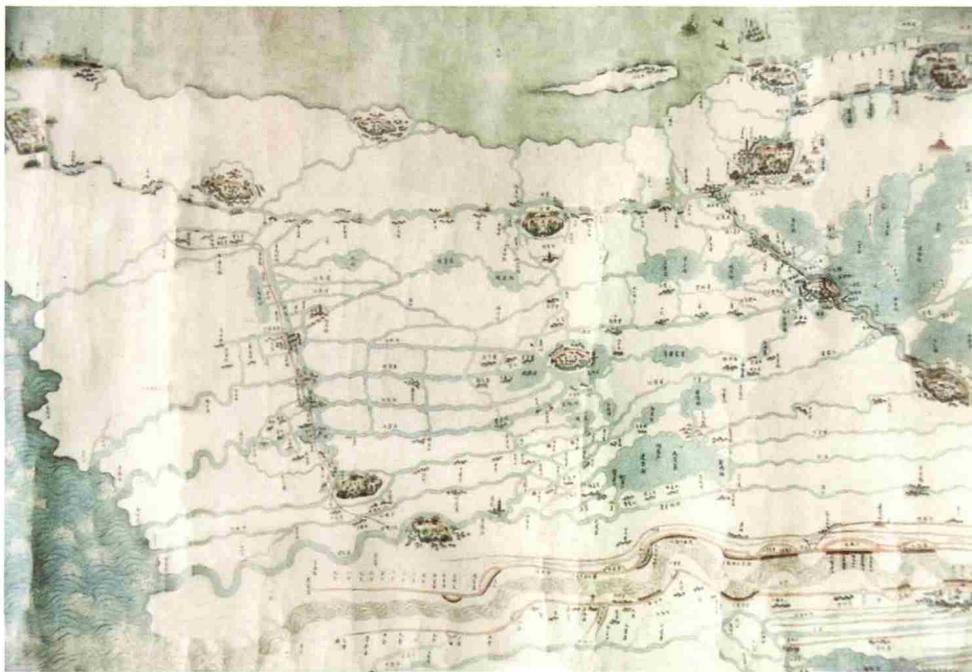


图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黄河图》全图(引自王庸编《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概况》,附图六)

大库舆图目录》对此图的著录为：“黄河图，一大帧，青绿画，绫本，缝装，破碎。”^[8]《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目录·史部·舆图》的著录为：“黄河图一幅，清初绢本彩绘，226×464公分。”^[9]从内容判断，这幅《黄河图》绘制于清代顺治年间。从构图方式来看，此图明显受到明代万历年间潘季驯《河防一览图》的影响，也即将黄、运、淮绘为一图，重在表现黄、运河大势，而不追求地理方位和地图要素的精确。

从北平图书馆20世纪30年代刊印的图影(图二)来看，该图方位大致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卷首起自黄河海口，卷尾止于黄河河源星宿海。图中采用中国传统山水画技法，描绘了江苏黄河入海口至星宿海河源的黄河全程及其两岸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淮河全程、运河全程以及长江下游河势及沿岸地理景观。图中还用形象画法绘出云雾缭绕、状若天宫的京师北京，河流绘以双线，内绘水波纹，漕船扬帆其中；黄河涂赭黄色，其他河流用青黄色。从内容和绘制技法来看，《黄河图》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总河潘季驯所绘的《河防一览图》^[10]、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宫廷画师王翬绘制的《全黄图》(图三)^[11]，具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在内容上将黄、运两河并置一图外，三图都重在表现全国河流山川大势，具有较强的江山社稷象征意义。不过，清代顺治年间的《黄河图》与明代潘季驯《河防一览图》的不同之处在于，《黄河图》纵横比例较大，形式上属于挂图，而不是像《河防一览图》一样的长卷，所以《黄河图》对黄、运两河以及中国总体地理形势的描绘并不像《河防一览图》那样失真变形。相较而言，奎章阁所藏的《黄运两河图》在形式上更接近于顺治年间的《黄河图》，属于纵横比较大的挂图而非卷轴式地图。

从康熙朝开始，清代的河渠水利图往往将黄、运两河分开绘制，以避免两河并置一图所导致的河道变形失真和地理方位错乱问题。康熙二十六年画家周洽等人所绘、河督靳辅呈奏的《黄河图》和《京杭运河图》，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河督张鹏翮所编绘的《黄河全图》和《运河全图》等康熙朝中期的河渠水利图，均采用了将黄、运两河分开绘制为两幅图的方式。作为康熙中期的河渠水利图，奎章阁所藏《黄运两河全图》却秉承了明代总河潘季驯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所绘《河防一览图》的绘法，



图三 伦敦大英图书馆藏康熙《全黄图》里下河区域黄、运河并置情形

将黄、运两河并置一图，与清顺治年间的《黄河图》以及康熙年间王翬所绘《全黄图》的绘法类似，是清康熙年间较为重要的舆图类型。

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所编康熙、雍正朝的藏图目录——《天下舆图总摺》中记载康熙三十八年至康熙四十八年间的黄、运河图主要有：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奉旨交来《旧黄河图》一张、《黄河绢图》一张、《黄河图》一张；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旨交来《江南河图》二轴、《京城至江南河图》一卷、《黄河运河图》一张、《黄河图》三张、《江南黄河海口图》一张、《黄淮两河图》一卷等。其中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旨交由舆图房存贮的《黄河运河图》，应该是与《黄运两河全图》主题相同或相似的舆图。虽然难以断定《天下舆图总摺》中所载之图和奎章阁藏图是否存在渊源关系，但却可以表明康熙中期确实有将黄、运河合绘于一图的河图类型存在。

二 奎章阁藏《黄运两河全图》之绘制者与绘制背景

从河政管理制度和绘制机制上来看，清代前中期的河渠水利图大多是由河道总督组织编绘，呈送皇帝御览，并呈报内阁或军机处及工部备案。奎章阁藏《黄运两河全图》描绘的是康熙中期河道总督董安国和于成龙治河时期的河道及其水利工程情形，因此要发现并探究此图的绘制者、绘制背景与绘制机制，需要从董安国和于成龙两人的生平事迹尤其是治河经历入手。

董安国于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己酉至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丁酉间担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黄河在童家营决口，水入射阳湖，苏北里河、下河地区几成泽国，高宝等七州县哀鸿遍野。董安国认为是海口老河道淤浅所致，遂在云梯关外筑起一道长600余丈的挡水月堤，称“拦黄坝”，并命人在四套处马家港开挖引河1300余丈，引黄水从关外马家港由南潮河东注入海，形成新的尾间河道。因新开尾

间河道狭窄曲折，黄河下流泄水不畅，上流愈益壅遏，引发上游频繁溃决，致使清口淤垫，洪泽湖泛滥，泄入下河高宝七州县。康熙三十六年，河决时家马头。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康熙帝南巡高家堰时，指示时任河道总督于成龙拆除拦黄坝。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张鹏翮出任总河，上任之初他就巡视黄河入海口，在康熙的支持下，拆除拦黄坝，并开浚了黄河尾闾段河身，实施后成效显著，得到康熙的赞赏，并亲自给原拦黄坝处赐名为“大通口”。此后黄河顺轨，安澜几十年，彻底解决了董安国留下的遗患。

于成龙于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午起担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四年八月癸卯，于成龙丁父忧而去职还京，董安国代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丁酉，董安国罢职，于成龙复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第三次南巡，曾在江苏淮安清口临视高家堰、归仁堤等工程，令于成龙疏浚清口、改建东西坝，使清水畅出、刷深黄河，并将黄河尾闾河段河身裁弯取直，拆除非云梯关外的拦黄坝，使得黄河下游畅流入海，并命他将清口应修之处绘图呈览^[12]。按照康熙帝的指示，于成龙拆除了部分拦黄坝，并在靳辅所修中运河的基础上，开凿了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运口段60里长的“新中河”。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于成龙派人堵塞马家港，工程尚未完成即于康熙三十九年三月病逝。在其两度担任河道总督期间，于成龙曾奉康熙帝之命，绘制过多幅类型多样、范围不同的黄、运河图，并在担任直隶巡抚期间绘制过多幅永定河图，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所藏的《江南黄河图》即是于成龙所绘黄运河图的代表作。

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所藏于成龙在康熙三十八年所绘的《江南黄河图》相比，奎章阁藏《黄运两河全图》中并未绘出于成龙所修的几处重要的水利工程，重点描绘的正是董安国在云梯关外筑“拦黄坝”并在四套处马家港开挖引河，引黄水从关外马家港由南潮河东注入海，致使康熙三十六年河决时家马头的情形。因此，从反映的工程情形看，此图或其原绘本极有可能是河道总督董安国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至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间所绘。不过，也不能排除此图是于成龙于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后第二次担任河督初期所绘的可能性。

三 奎章阁藏图源流考

收藏《黄运两河全图》的奎章阁，是朝鲜第二十二代国王正祖李祘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年创建^[13]，初称御制阁，后由肃宗李焯题写匾额而改名“奎章阁”，是当时朝鲜王朝的王室图书馆，现隶属于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李氏朝鲜正祖李祘即位之后，在昌德宫禁苑以北，仿照宋代龙图阁之制而设奎章阁，用来存贮朝鲜历朝国王的御真、御笔及御物，并追念其生父庄献世子。正祖李祘修建之初，奎章阁不仅是一个王室图书收藏机构，还是一个储才和研究机构，许多庶族出身的人才被正祖招揽入阁，从事学问研究以及书籍整理、编撰等工作，其性质与清圣祖康熙朝的南书房和世宗雍正朝的集贤殿相类似。奎章阁是正祖招纳亲信近臣、培养革新政治力量、对抗老论派勋贵重臣的重要基地。同时，奎章阁又成为朝鲜引进中国和西洋新学的中心。在正祖的鼓励下，旨在向清代中国学习的“北学”逐渐传入朝鲜，而当时在中国流行的西洋文明也通过中国传入朝鲜。正祖朝之后，奎章阁作为培养朝鲜国王个人亲信力量基地和储才机构的政治作用逐渐下降，而其作为朝鲜王室图籍和文物收藏机构的文化

职能却日益加强。

从主要功能上看,奎章阁主要是供奉朝鲜历代国王御真、御制、御笔、宝册、印章的场所。奎章阁建筑样式为上楼下轩,西南为“奉谏堂”,供奉历代国王的御制、御笔、御画、命遗及璿谱、世谱、宝鉴、状态。正南是“阅古观”,上下二层,又北折为“皆有窝”,皆藏中国图籍,名为华本。因“阅古观”和“皆有窝”两楼相连,所藏书籍又皆为华本,故文献中往往以其中之一来统称两者。正西名“移安阁”,为朝鲜李朝国王御真、御制、御笔曝晒安放的场所。西北称“西库”,收藏朝鲜本国图籍,名为“东本”^[14]。

奎章书阁建成后,正祖李祘命人广泛搜罗图书,或搜购于朝鲜名家藏书之所,或购求于清朝京师北京的书肆,或得自清朝皇帝的颁赐。几年之后,奎章阁的藏书就达三万余卷之多。朝鲜正祖三年(1779年),正祖李祘命原任提学徐命膺编定奎章阁藏书目录——《奎章总目》,该目录包括阅古观与皆有窝所藏华本和西库所藏东本^[15],是当时奎章阁收藏书籍的总目,可惜现在已经散佚。正祖五年(1781年)六月,徐命膺之子原任直提学徐浩修又奉命增补奎章阁书目,撰成新版《奎章总目》,其内容仅著录阅古观及皆有窝所藏的华本也即中国本的目录,而不包括西库的朝鲜本书籍,该目录现存有四卷抄本^[16]。徐浩修所编的《奎章总目》序言中详细介绍了奎章阁的功能、结构和藏书来源、收藏布局,其文略云:

秘府藏书之所,华本在阅古观,东本在西库。是书所录者,阅古观之华本也。

周有藏史典简,鲁有御笔在象,魏汉有石渠、东观,宋有龙图、崇文。考古论世之士,每以是占基治之隆焉,书籍之重于天下也尚矣。兹于丙申初载,肇建奎章阁于内苑,以奉谏训、峙图籍。既又购求九流百家之昔无今有者,几数千百种,遂命阁臣徐浩修著之为目。每书之下,标其撰人姓名及所著义例;或节取序跋,以见其规模之略;或援引评,以明其编摩之得失;又或简帙之废兴,资其沿革之考据。而至于别集之类,则人品雄黄、文章月朝,亦无不旁搜博采,展卷了然。凡经之类六十,史之类一百二十,子之类一百四十八,集之类二百七十九,继此而购得者,将随得录也。^[17]

由此可知,奎章阁的秘府藏书主要分为阅古观的华本也即中国本和西库的东本也即朝鲜本。因朝鲜崇慕中华典章文物,尊崇华本,所以让阁臣先将华本编目。徐浩修的编目,采用了四库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奎章阁所藏华本,应该是受到了同时期清朝乾隆帝编修四库全书体例的影响。

经过三百年的积累,到朝鲜王朝末期,奎章阁所藏的图书更为丰富。《奎章阁书目》所载大院君执政时期奎章阁藏图书,包括古图书、古文书、行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巡边手记、祭祀、古地图等种类。如今,奎章阁收藏有韩国国宝级文物等典籍共约26万件,包括古图书、古文书、古地图等珍贵资料,成为韩国民族文化的宝库和相关研究学者的资料库。

如果奎章阁对“唐画绢本中国地图”的著录不是今人误将其他图签错贴其上,而确是当时人对此图的判断和著录的话,那么从卷尾附记来看,此图应该是在清高宗乾隆三十年(1765年)也即朝鲜英祖李昪四十一年之前,就被带入朝鲜宫廷度藏,其后归于奎章阁收藏。据此也可以判断,此图的绘制年代肯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前。

四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黄运河全图》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黄运河全图》一幅，其尺幅大小、所绘内容及绘制技法均与韩国奎章阁藏图极为相似。曾审阅此图的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对其有详细的描绘和考订，兹誉录于下：

清康熙年间，不著撰人，绢底色绘，250×350cm。覆盖范围：左起甘肃河州，右抵山东、江苏海滨；上自内蒙古河套、燕山长城脚下，下迄闽、粤沿海。以传统的地形地物形象画法，描绘黄河夺淮穿运时期，黄河流域、运河沿岸的山河景致，城镇分布。着重表现黄河干流自河南汜水、荥泽以下至入海口段，两岸的埽铺、堤岸、闸坝、引河、泄水湖等水利工程；注记有关的河工、埽工抢修等记事。大运河两岸的闸堰、月河，尤其是宿迁、淮安至扬州段，标绘得极其详尽。图内所有地名中的“真”字均不因避讳而改写，是图应做于清雍正帝登基（1723）之前；直隶宣化镇已标作“宣府”，而且不标延庆直隶州，说明此图展现了康熙三十二年（1693）以后的情况。图上所有县级以上城镇均用不同级别的立体鸟瞰符号表示，河流用双细线，河堤为黑粗线，海面加绘波纹，均为清前期地图的风格。全图绘制手法夸张，比例失真，但仍不失为现存已不多见的清早期表现黄、运河全景的绘本地图。^[18]

从李孝聪教授对此图的著录和描述来看，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图的载体与装帧形式、图幅大小与覆盖范围、图上内容与描绘重点、地理要素的时代特征、绘制技法等方面，都与韩国奎章阁藏《黄运两河全图》相近或相似，应该属于同一舆图的不同绘本。此图被带入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方式、时间都有待于查阅法国国家图书馆相关的原始档案或记录后进一步确定。

五 《黄运两河全图》之价值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分别收藏的《黄运两河全图》，继承了明代潘季驯《河防一览图》以来将黄、运两河绘于一图之中的传统。两幅《黄运两河全图》反映了康熙中期河道总督董安国治河时期的黄、运河情形，应该是由董安国组织编绘之图，或是后人根据董安国时期原作的摹绘品。

《黄运两河全图》是现知仅存的专门描绘董安国治河情形的河图，补全了国内收藏机构中所缺失的康熙朝河渠水利图类型，体现了康熙朝河图类型的多样性，使康熙朝靳辅以来历任河道总督绘呈的河渠水利图谱系得以完整构建。不同于前任河督靳辅《黄河图》、《京杭运河图》和后人河督张鹏翮的《黄河全图》、《运河全图》将黄、运两河分开绘制的传统，《黄运两河全图》在一图之中描绘了康熙中期黄、运两河的河道大势，尤其是江南黄河尾间河段和里下河段运河的河道变迁及其水利工程，反映了靳辅以来的下河党争，是康熙朝河政运作焦点问题的集中体现。

《黄运两河全图》重点描绘黄、运两河大势，并通过黄、运两河勾勒出了全国的山川地理形势和疆域政区情形，表现了中国的江山社稷景观，具有突出的政治象征意义和艺术价值，因而受到了国外收藏者的格外珍视，所以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奎章阁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均有收藏。《黄运两河全图》所采用的鸟瞰画法，其绘制范围、方位布局特征，都

是康熙中期仅存的此类河渠水利图的特有标志。

总体来看,绘成于或是表现康熙三十六至三十八年间黄、运河情形的《黄运两河全图》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现存的几幅清代早期大型河渠水利图之一,在中国地图史、黄运两河水利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收藏于韩国奎章阁的《黄运两河全图》反映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之间深远的文化渊源,在地图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而流散到法国的《黄运两河全图》则浸透了中国文物在近代颠沛流离的沧桑,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黄河图研究”(批准号:12CZS076)成果。

注释:

[1] 关于靳辅、周治《黄河图》及康熙中期河政竞争的研究,详参席会东《清康熙绘本黄河图 相关史实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5期。

[2] (韩)首尔大学校图书馆编《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下册,首尔大学校图书馆,1981年,第1194页。

[3] 参见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奎章阁网站著录:“1765年(英祖41)金喜敏匠手韩戊辰”,网址:http://kyujanggak.snu.ac.kr/_Print/MOK/MOK_NODEVIEW.jsp?lclass=03&subtype=sm&class=&ntype=sj&type=MOK&ptype=list&cn=GK12167_00&mclass=&savetype=save&avesize=,2009年6月9日。

[4] 关于十字河竹络坝的由来与演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高斌《运河图》之摹绘本中的《十字河竹络坝图》图说云:“宿迁县运河之十字河、竹络坝,俱系康熙二十八年挑浚中河告成,堵闭支河口之后,因骆马湖水且刷黄河北岸堤工,经前河臣王新命请建竹络坝石坝一道,以备湖黄溢涨。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国因黄水盛涨,将坝冲卸,题请堵筑以御黄流,因旋闭旋冲,亦未竣事。康熙四十二年,恭逢圣祖仁皇帝南巡指示,竹络坝口门宜留,钦此钦遵。口门北通湖,南通黄,运河横亘其间,形如十字,因名‘十字河’。迨雍正初年,黄河形势变迁,大溜北徙,刷其外滩,且逼竹络坝口门,灌入十字河,淤垫骆马湖。经前河臣齐苏勒于竹络坝口门外,建筑钳口坝并汰黄坝以挑溜,将十字河北口堵闭。”

[5] 关于云梯关外马家港引河及拦黄坝工程的

由来,清张鹏翮的《治河全书》卷一五《章奏》“会勘马家港等工”条(《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二年抄绘本,第8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录董安国于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所上“谨陈两河见在情形请旨公勘会议以重河防事”题本记载:“惟海口乃全黄去路,案查云梯关迤下,为昔年海口,今则日淤日垫,距海二百余里。下流之宣泄既迟,则上游之壅积愈甚,水势不能容受。小则倒灌,大则漫溢,断断不免矣。现今河臣于云梯关下马家港地方挑挖引河一千三百余丈,导黄河之水由南潮河东注入海,急应僭挑开放。”

张鹏翮《治河全书》卷一六《章奏》“海口创建拦黄坝”条(《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第699页)中载董安国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所上题本云:“至于云梯关下挑挖引河,钦奉特旨,海口为黄淮入海之道,所关甚属紧要。令臣每年委贤能官员,专管修理,勿致壅滞……今据管河道冯佑等详称,原任淮安府通判吴揆,究离河工,才能练达,特以另辟海口一工,专委监理,其所议改挑引河,并创建拦黄大坝以及筑堤束水等工。”

[6] (清)张鹏翮:《治河全书》卷一一“清河山阳安东三县黄河事宜”条(《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第588页)载:“马家港,查此港因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国以海口淤浅,开挖引河,导黄由小河口以入海。至三十九年二月间,前河臣于成龙委员堵塞,是年四月间合龙。六月间,水冲开,复筑未就。今大通口宽深,河流顺轨,此港尽淤,四十年置铁犀堤上以镇

之。大通口 即旧拦黄坝处。康熙三十八年，议拆拦黄坝。前河臣仅拆其半，至三十九年臣遵旨尽行拆去，即于是年赐名‘大通口’。”又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张鹏翮《运河全图》黄河入海段云梯关外的大通口处的注文《大通口说》和乾隆年间高晋所绘《黄河海口图》图说所载略同。

- [7] (清)张鹏翮《治河全书》卷五《中河图说》(《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第411页)详细记载了中河和新中河的来历,其文略云:“向者漕艘自清口出黄河,溯流而上,至支河口入运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前河臣靳辅以黄河风涛之险,请自骆马湖凿渠,历宿、桃二邑,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以通行运。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前河臣于成龙因桃清中河南岸逼近黄河,地势卑下,漕水弥漫,难以筑堤,乃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
- [8] 王庸编《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附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舆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2年铅印本,第2页;王庸编《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概况》附录二著录相同,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第24页。
- [9]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目录·史部·舆图》,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6年,第341页。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内阁大库舆图迁台后在所有权上原隶属与北平图书馆对应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但这些舆图自1949年与故宫文物一并运往台湾后,与台北故宫文物一起藏贮,实际上一直归台北故宫保管。两家单位曾就此批文物的归属权产生过争议。1984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下令,将包括此图在内的北平图书馆舆图所有权正式交归台北故宫博物院。详参冯明珠《“国立故宫博物院明清舆图类文献数据库”建置经纬》,“空间新思维——历史舆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8年,第1-17页。
- [10] 关于明代潘季驯《河防一览图》的研究,

详参周铮《潘季驯河防一览图考》,载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96-100页。

- [11] 详参席会东《王石谷全黄图研究》,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1期。
- [12]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二“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条,《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5页。雍正帝敕撰《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三三《治河一》“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169,第41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7-538页)记载相同。
- [13] 李祘的庙号原为“正宗”,清朝赐谥“恭宣”。1900年朝鲜高宗追尊为正祖宣皇帝,遂改李祘庙号为“正祖”。
- [14] 散见于(李朝)李福源、徐命膺、金钟秀等编《奎章阁志》,首尔大学校奎章阁,2002年,第18、65、68页。
- [15]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45册,东国文化社影印本,1955年,第211页。另参(李朝)李福源、徐命膺、金钟秀等编《奎章阁志》,第67页。
- [16] 关于奎章阁书目及朝鲜时代的汉籍目录,详参张伯伟《二十六种朝鲜时代汉籍书目解题(上)》《文献》2004年第4期。另参(韩)首尔大学校图书馆编《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首尔大学校图书馆,1982年;(韩)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学古房出版社,2005年;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中华书局,2004年。
- [17] (李朝)徐浩修纂《奎章总目》,朝鲜正祖五年(1781年)抄本,不著页码。另载《弘斋全书》卷一八三《韩国文集丛刊》影印本,第267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第558页。
- [18] 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34页。

(责任编辑 丁鹏勃)